



殆編自叙



殆編者不肖修季匿影鬱麓取所藏殘書及於友求假諸經傳疏鈔讀而因識其臆者也既無師友可論辯又未獲盡觀名儒之正解徒已臆反覆叅訂思有隙測存而自攷復有見假者續鈔續臆時或有觸而前後異意或幸先獲我心而益申先說萬一不無支雜皆使門人錄之成帙俟他日有實學而自知得失方可出麓棲而就正于有道焉庶亦于語言見解中可備一得則將不卒為思而不學云尔其間多從正書則以字學久廢漫復尔：知經學世莫有終篇者亦惟自披閱而已此亦高座道人

不為嘆語聊用省煩意也丙申 秋日艸

夏易因炎帝而曰連山其卦始艮連山者象山之出雲不絕也
商易因黃帝而曰歸藏其卦始坤萬物皆藏于中也周易則其
卦始乾謂之周者以別夏商也夏商易取七八以不變為占也周
取九六以變為占也

殆編 讀周易臆

作易之聖人觀河圖之數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為兩儀四象
八卦其五與十孤而無所用故虛之以為本而又廣之以致用
自其虛以為本言是謂太極自其廣以致用言是謂大衍皆中
五與十之謂也本言乎一二三四資之以成五行無往不寓而
其端莫窺也用言乎六七八九因之以紀四象其變無窮而為
法一定也蓋五與十象數之止于十五而以中之五與十相衍
即北一為一十南一為二十東一為三十西一為四十中一為
五十衍如水之流行也衍乃四周有地而水流其間之象觀象

傳行在中也可見故大衍但取中五與十耳而非取河圖全數之積為五十五也昔人或增為虛六之說是不識大衍之止取中數也夫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既取之以畫卦則其數已不復存豈可復取以衍策且一六等數畫卦而又衍策是再用矣而中五與十只一用而又須虛六古先聖人無此偏舛之事也用四十九去中一數不用可也中一不可用者諸數之本也太極也

易以一—象奇偶奇陽而偶陰也奇氣而偶質也然而陰未始分于陽質未始隔于氣故惟乾則純陽純氣至於坤雖三偶實有陽氣在陰質中☷之中開即陽氣之所出入也故陰卦奇多

陽卦偶多明陰必麗于陽☱之必麗于陰也一畫在天則為天在地則為地試言之離二天體也中有一陰含之故為日巽二天體覆于上也下有一陰質盪之故為風兌二天體苞于下也上有一陰質布之故為澤澤即列宿能主雨是二皆天也坎以

二象水之旁流而中一為沙衍之地也震以二象雷之上發而下一為山麓之地也艮以二象山之中空而上一為戴土之地也是一皆地也專以一為天一為地奇為陽偶為陰則猶滯乎象者也

易卦圖有先天方位後天方位儒者謂先天主對待後天主流

行是也雖有中成中天之說而未始有圖蓋方位之變二圖盡之矣其所謂錯綜所為順逆畢包于此故以先天論則三男三女巽至兌震至艮順而兌至離艮至坎逆也以後天論水傳木木傳火自陽生陰男生于女順也而火傳金、傳水自陰生陽女返于男逆也三男三女則巽離兌之統于母為順而坎艮震之統于父為逆然先天以左至右為順後天以右至左為順則生與行之序異是為變易也至準坤純三女之統次論之則坎宜東北乾宜北艮宜西北今不然者以後天不主對待也頃見黃元功作易疏于先天則使震巽易位後天則使乾艮易

位雖于長中少之叙不紊陰陽卦畫之次亦彰顯于變化之幾失其妙矣且多引玄禪家言夫玄家竊周易簡靜專之似而誕焉者也禪則窈老莊虛無恬淡之似而過焉者也如何可引之講易故愚竊辯其所疑如此

易有太極太極自非陰陽之外別為一理晦庵辯之甚析至訊老子之道生一而後乃生二為察理不精則是欲合老子易非矣老所謂一自指天一生水二即火也與易之陰陽似同而異

統人之体而論之不動者僅四奠也輔也即兩背也腓也故艮

止言其三而頤養言其一顛則雖形有頤昂而卒莫之能動頤
所以獨言顛昔人言自人中而下竅皆一其上竅皆兩為泰象
蓋頤居耳下口之所以開合也面竅惟口通音味于下而鼻耳
眼之竅皆上通于腦鼻有竅通于口故顛獨于頤言之蓋頤皆
上體不動之象艮則下體不動之象也聖賢于身言修不言養
恐人之役于嗜欲之性也于心言養不言修恐人之役于思慮
之慧也而其道頤艮盡之頃惟毘陵孫文介公能發其微像抄
曰雜終于夬文王出震成艮純亦不已孔子戰乾說兌太和元
氣流行四時又曰卦首履雜卦終夬仲尼潛心文王一脉愚按
錢啟新此論蓋謂文王首乾屯而終于小過既未乃合三男以
復乾體故曰純亦不已夬一變則為乾而履又天澤為夬之易
位者故與首乾一脉也甚得言外之意至謂夬為君子之澤永
世不斬則但似從澤上起解似鑿

朱楓林以繫詞中十八爻列文言之後蓋宋儒原有此論故遂
成之耳實是確論至何玄子訂詁謂是聖人一篇大文字爻之
指狹而聖意所存者濶此恐不免却書燕說若以意推測恐易
中義理任人顛倒皆有可尋味也

書之中五即全圖也北一点一六水南点二七火東一点三八

木西一點四九金中一點五十土其外一至九直折其一六二
七等數流行之次而與圖互相為用其以奇偶及南九西七為
說者皆儒者之過于分辯而實不必

卦之以大小名者凡六大壯也大有也大過也大畜也小過也
小畜也過畜似相對為大小矣而過以澤風三三為大雷山三三為
小凡四卦畜以山合天三三為大風合天三三為小則二卦也其例
異其理當亦異矣雷合天三三為大壯火合天三三為大有準大小
畜之象言之則澤合天三三當為小壯水合天三三當為小有也而
今不然竊意大小者止以風雷山澤之象論非以奇耦畫之理

論也霖雨之澤得風播蕩則倍滂流故象之以大過雷雖奮迅
在于岩壑則聲微故象之以小過六子之乘于天上者凡四名
之以大小明六象皆天之用其乘于天者皆天之天用也山止
而風散故止者有形其畜為大散者無迹其畜為小雷暫而日
恒故暫者一時之壯恒者千古之有也需曰光亨則視大有之
元字而遜焉雖不名小有而義該矣夫不利即戎利攸往則亦
大利貞之義也初九壯于前趾則其與大壯相對亦可識矣凡
卦之言大小皆以天地之用六子言非獨爻卦畫之奇偶也
大畜小畜以大過小過準之則小畜一陰在五陽中大畜當以

一陽在陰中今不然蓋以陰為所畜之物一少為小二多為大也山地賁以陰在中為文更足與小畜之文德相發明若以一陽在五陰中則為豫全發散于外矣何為畜此取象之非一例拘也凡文皆陰也坤之含章即文也天之雲霞地之花卉皆陰也先天乾與坤坎與離正對兌與艮巽與震隅對後天惟坎離不易而乾坤則縱對震乃兌對巽亦與艮對故朱楓林有震兌一對巽艮一對之說謂先天亦不以四隅斜對而縱對細玩卦畫巽三震三與艮三三兌兩卦合看則爻皆三陰三陽而又各爻皆相變正與坎離之三陰三陽各爻相變同又且得長少之正疑朱

朱氏震兌與巽艮之為對非矣然後天既顯然著之于象則必有其義蓋八卦惟乾坤為純次則坎離為中餘四卦不及如其取對亦若坎離之各爻相變則坎離貴中之義不顯故以震兌巽艮之中爻相變而上下二爻陽陰相同不變者以明卦爻貴中之義且以見其中皆坎離之中而坎離之中即乾坤之用也耳震巽對則同為木艮兌對則土隱金其用不彰故取于金木木土之克以彰其以克為生之用此亦其理之一端也

夫子取象有以數卦併觀而得者如噬嗑之明罰勅法豐之獄折致刑責之明庶政無敢折獄旅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是也昔

人亦已論之矣然繫詞傳又以噬嗑為市之象則此獄乃市獄
即孟子所謂法而不墨也

瞿塘來先生于易用功三十年悟出錯綜二字却又悟得不是
蓋錯者一彼一此相雜之名故曰犬牙相錯今以陽變陰：變
陽當之可乎義圖則陽與陰：與陽對未嘗相交錯也綜者一
上一下相織之名乃取同經上下締之今以上倒為初：倒為
上當之則織家之綜未聞以全經兩頭顛倒也錢啟新謂上卦
下卦相易為綜得之矣象中有互變全半之體可取至如坎取
離之類則取義之對待世所謂伏宮也亦不得謂之錯至于倒

乃反對文王之卦全是取之其說自出于希夷梁山氏乃取錯
綜其數句誤解不知聖人此句自論數耳與卦序無也與其餘所
集之說俱有傑出者獨此自得之旨乃甚失何也

易卦自否泰乾坤交後至隨蠱始為三陽三陰之卦故于此發
例言丈夫小子言父母以明六子之卦皆乾坤之變體也凡初
四爻陽皆震體陰皆巽體二五爻陽皆坎體陰皆離體三上爻
陽皆艮體陰皆兌體而乾坤即寓其間矣

聖人獨于易曰玩：之一言最可思豈徒記誦其詞而已耶邵
子得此解故謂之曰弄丸此蓋自三百八十四而約于六十四

自六十四而約于八以返觀于太極矣此其為玩也不亦深歟
然謂之弄丸却落狂者冒次口吻而不及玩字平切無圭角也
致像抄亦言其
侶戲侮不恭

啟蒙原卦畫章于繫詞傳易有太極條以邵子八分為十六十
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之說增八卦分奇偶一語
于大傳之下此誤信邵子之過也邵子自作皇極經世與上古
則河圖以畫卦之聖人各為一法大傳止曰因而重之可見只
是八卦上加八卦而已原無逐畫遞加之說邵子因讀焦氏易
林而誤會也然易林雖有乾之乾等原亦是占得變爻就将貞

卦加于悔卦之上

如占得乾初三爻變則為乾之訟之類

成十二畫亦非逐畫一

一加上也若如七畫八畫之類則幾同兒戲矣至朱子又言聖

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个陽一个陰只管恁地去自

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

四既成个物事自如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如此但畧假

聖人手畫出來愚切恐此語大謬既曰觀象觀法近取遠取豈

有不經思量只管恁去之理蓋天地人物只見得陰陽至于十

數具足方偶皆備則必待圖書以此十數之奇偶錯綜參伍至

于三畫其變已盡如何再畫得第四畫信邵子而不信大傳朱

子一時之失頗有然者不知即邵子亦誤會易林也故敢以補大儒之闕此愚自求之圖書而有得非但附和來氏也

圖書三同二異或曰陽不可易而陰可易謂易二四以九七也胡雲峰曰相生有不易之體相尅故有變易之用水木不變而金火通變蓋金入于火不別于火：能鍊金乃別其金：火固有不變之妙也愚謂七八六九皆自五數而得之故雖七九不得謂之陽圖所以附于外而以之為陰也洛書以一三五仍居正位而退二四進七九蓋但以奇為陽偶為陰與圖之取五數少異則但取相對合成十數原不從金火起見也若論金火洛

書亦安可使火居西而金居南乎竊謂九亦火七亦金可也順生逆克之說皆就五行生解非就數生解也

若無合十之妙則雖有書並出而義皇之亦無可則以畫卦矣至竟世也至矣

錢啟新論洛書曰天五居中地十合地四隅既為以陽統陰之象又若純陽用事而陰氣盡歛无一用事之象愚謂此河圖之示人陰陽感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而洛書則示人扶陽抑陰可以復藏于密而神明其德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也噫意深矣先儒每以河圖為止畫卦之一端蓋以大傳有仰以觀乎天文等句於是始作八卦之言也愚則謂曰觀曰察曰取與則之不同則取法也明是一一程法于此而畫卦

蓋象法文宜近身遠物其變無方茫然无可下手處必有此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數乃可以无所不該所以曰成變化
行鬼神也其觀察取之所取者蓋取以命之為乾坤等名也曰
始作猶言始名之云耳其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乃
是有八卦之畫後定健順天地之象也若畫非圖書何所則乎
無極而太極周子原說得又渾淪又精明朱子解得又無可議
何後儒徃々自生荆棘錢啟新以无極二字翻易字乍看似妥
而終亦未然夫謂无極即易字猶言易而太極即便不成語也

辛卯春偶同克郡子徐氏吳君平倪道微遊句曲君平述一曲
學指空處為無極次指一物為太極咸共非之余因言朱周子
此語蓋因易有太極有字恐人滯于形象故以無極二字妙解
聖意而破俗見之執有字子徐太為擊節是無極止為有字銷
文不為易字翻解也朱子原如此說但不曾明指易有太極有
字
元亨利貞左傳所載穆姜之說疑當時以此四字之訓為卦詞
之通例凡占得四字者皆以此為訓如爾雅釋詁也夫子傳易
乃以歸之乾耳

大衍數以一二三四衍五則一五如五二五十一十三五十五四
五二十共為五十也以五行六七八九則五六為三十三十去
六為二十四老陰之數也五七三五去^{三五}七為二十八少陽之
數也五八為四十四去八為三十六老陽之數也無往^不合
五四十五去九為三十六老陽之數也無往^不合
程傳以才言本義改言德蓋指健順陷麗動入止說言也揚誠
齋于渙有言濟難者才也散才者非才也德也巽之才木也其
德風也却又以卦象分才德恐誤且木濟難風散難有何分別
如水坎之象為水亦為雲不知水為才乎雲為德乎抑水為德

雲為才乎適見支離耳

理固是千聖必同而詞則隨文各重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章本
義似^反泥周子之說而滯繫詞傳意陰陽在天地間原不相離故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陰陽判然即亦是器而不謂道矣如春
夏陽也然何嘗無陰一息亦然今却將下繼善成性顯仁藏用
成象效法極數通變節：分屬陰陽說恐反失聖人兩用一字
之首矣朱子之為太極圖說論也有曰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
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此說一定不可易
則分陰分陽似可不必至于語錄所稱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

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陰主凝結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性愚謂且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豈遂无陰乎若判然以動而生陽為繼之者善靜而生陰為成之者性是一陰一陽之道必又虛懸在陰陽上一層乃可若謂此處即一陰一陽之道則似不容硬配定分作陰陽兩半也竊恐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善成性以之配于妙合而凝處說為妥也

論又曰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為當屬之此耳此語固自圖機然愚謂即不分屬而于一陰一陽之理未嘗不顯不必多此反覺支否至通書所謂誠之源也誠斯立焉語意亦自相承與繼善成性一樣而朱子注之亦以硬配陽動陰靜其理雖自合但亦覺不必即周子一人之書亦正不必以圖說附會通書耳在朱子為證合之苦心而學者宜有不以詞害意之妙會也

易與天地準一章因仰觀俯察而以屬窮理事因智仁而以屬盡性事因有天地之化而以屬至命事其失亦然竇則窮理盡性至命非三節用功也若更折觀之則知命安土亦可屬窮理曲成萬物亦是盡性中事謂以明聖言之无不可相印則可如

謂實以立解則不可也

咸艮皆取身象咸于四爻見思字艮于大象見思字止與感皆主于吾心者也咸四言思艮四言身：為躬脾腎之間也脾主思心下腎上人身之虛靜處即邵子所謂至妙者也咸艮皆係于四爻者此心身之位為感與止之本也此理不可以為近玄而致疑嘗默体而自得之然以為玄家之坎離交姤則非也

見胡敬齋先生論胎息亦以艮言中王輔嗣畧例有曰擬議以引心息相佑之語正與此理相合

成其變化語成而後有格不知其所以為主鼓舞而天下從擬議句言以卦爻比擬審議以知其變化之理不知所以為主

即所謂不可為典要言每卦雖有成卦之主而變化以適時不但識一卦之主而執之此皆所謂見情也後有格天下從皆所謂獲也此承上見情者獲一句說故下結之曰見乎其情者也注以格為括誤言成器而無結闕之患也鼓舞猶變化也易道變化應人如響復藏于密不知其主也其為變化萬物莫不從之而變是顯見其情係詞曰聖人之情見乎詞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夫輔嗣言有格而必證以不括既證以鼓舞盡神而又以鼓舞猶變化如此注書何啻說夢不如闕正文矣

正義引乾鑿度易者其德也以為此易字作難傷之傷未是按

下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之說是言日月為易也其後雖有不煩不擾之說正是並行不悖之理言其侶簡易之理遂作難易之音此誤也至崔利以易者生之德亦作難易之音更不通周簡子解乾鑿度自是正義反駁之非也

程子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是體變易是用猶是合于易體之理郭忠孝議謂易即道也又何從道甚混辟之易如天然變易如天時之寒暑隨時如人之冬裘夏葛其適于人事之宜即天理即道矣朱子已有主卦爻而言之說何以伊川這般說話難曉之論恐是門人誤記

胡雲峰曰卦主乎用故先乾而不先坤艮動者為主也此蓋言周易首乾義也然坤艮但其德順與止尔豈入用不動乎且歸藏連山首之豈不動而可入用乎

雲峰又曰占固不用七八然有六爻俱不變者有一爻二爻不變者亦未嘗不用七八但遇七八常多九六常少多則以少為主故常用九六愚謂惟六爻俱不變者為用七八尔若一文二爻不變即此一二爻不入占何為用七八乎占不變爻之說終失理也爻主乎動故九六變者為主又何多少之分如卦畫陰陽君民之論乎

唐孔氏疏象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畧也是以過半之義思在彖而不在象此說雖不關義理亦宜辯夫思過半者指彖詞非夫子自指彖傳也彖在前者以解文王所係之詞象在後乃夫子自玩羲皇之畫而心得者也詳畧亦因是詳者彖傳體也一音單一音折此占者之言夫有所受之疑即三易之遺法也蒙引謂單只是少陽少陽用九則一是太陽所謂重也一亦不可讀為折今人槩誤愚謂乾雖用九坤雖用六而使畫為口為乂不可也故必畫為一一蓋口乂著中陰陽之方變而卦則其陰陽之已定者此正所謂六爻皆不變者也皆不變則為七

而一矣虛齋偶未詳尔

吳觀華像象金針一書誠學易之南司豈但度與金針直是金篋能開盲瞽者特其後兩條未全合二則莫詳于朱楓林惜觀華未嘗見尔來瞿塘錯綜說則于三聖無所發明乃京氏之學愚猶妄談之宜觀華不取也此條如刑且所言二十三字其中間併注四十字若咸六爻三十六字乃無失至論序卦一條且全去之文王序卦自前儒胡雲峰胡雙湖啟其端而蕭景元暢之先生不引據而謂京房以卦氣換歲日無不驗夫京氏之卦氣不從文序乃乾為天：風姤之序也惟邵子皇極經世及太乙

術推歷年用文序然亦不能無失以此為文序通造化大非純
儒之言宜亟^去之

歐陽公謂發明卦義必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非
止于卜筮此真不易之論然謂大衍非聖人之說則又非聖人
以世專以易為筮占之書為失故明其義理若專以為明義理
而不原本于筮占之故此其偏失于世等矣奚可哉吾謂大衍
之說出與世之筮占異安可謂文孔盡不言卜筮也

則河洛以畫卦之理全在天示以一九二八一六二七分合之
異而人罕之察章本清圖書編讀河圖云橫觀則一九太陽居

西北二八少陰居東南此得聖人則之妙而又言古河圖是馬身
旋毛聖人則之者則馬身所負之旋文而形諸圖故名之曰河
圖世所傳之河圖是也後儒遂謂則河圖以畫卦于易何所據
乎伏羲之河始作八卦孔子謂其仰觀俯察近取遠求通神明類
物情未嘗謂取則河圖也愚謂如此說則二之止是將旋毛改作圓
圈此一村學童摹倣紙之事何足言則之乎夫在馬則為旋形之諸
圖則為圓圈亦何事有古河圖今河圖之分別乎此似支離無當
章氏以河圖全圖為太極以一三五七九為陽儀二四六八十為陰
儀一九為太陽二八為少陰三七為少陽四六為太陰一為乾九為

兌二為離八為震三為巽七為坎四為艮六為坤則河圖之理亦幾二乎合矣但兩儀中混八五十而一為乾九為兌尚未得乾九坤六之妙此得自朱子居一而連九云二之說而未領會其太陽之位居一而數則九乾得其數而兌得其位乃則圖之妙也至所辨乾七兌二之說則胡玉齋之自背朱子者最可破宋人以意牽支反晦先儒之謬愚蠱測則圖卦之說私得之朱子二說而詳析之及見本清此條亦可謂得微引其端之意故採其說於別帙而圖則附辨其百一之失如此聖人贊易而歸藏連山皆見于周易此不易之理也李荆陽以

說卦傳出震成艮為連山即今之後天圖以乾君坤藏為歸藏即今之方圖是矣若其萬物出乎震與神也者二章愚意皆釋出乎震一章而申言之者也乾天也故稱乎父章朱子亦補為後天橫圖則乾為天八章即申乾天也一章而已荆陽以此段配元言先天以出震配亨言連山震動配利言歸藏天地定位配貞言後天似乎滯于四德否竊商之

乙未讀雲
圖易義

荆陽河圖說中五太極似矣其謂中十為兩儀非也儀當包象與卦而言之如橫圖奇偶為長畫亘于象卦外是也今乃謂氣漸成象而象尚未著儀容恐未然也一奇一偶即乾坤即天地

何以未著也其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為八卦則極確蓋中之
五與十已用之為大衍矣此宋儒所未發也至一二三四六七
八九之配卦則又滯于漢人九宮之說尚與聖人乾九坤六之
本体不合愚竊以為惟乾九坤六純而六子之一二三四七八
皆襍乃于則河圖之理為自然也乾九九九兌四二離七七震二二三
坤六六六艮二四坎八八巽三三二
恨愚貧未能負笈而得先生一正也中五為太極理亦未盡夫
五之中一即四十九虛一之太極也入用後又有掛一之太極
謂五全為太極不可矣錢啟新說用九有日以六乘九五十四
止尔圖畫書日中心一點尚未入于儀象卦爻中愚謂此語可會

虛一之太極旁四點尚入用不可以為太極也蓋四方之數皆
入卦用而以中五與十衍之為五與十故有不襍于卦爻而不
離卦爻之妙是為太極之象非全虛中五而為太極也太極則
主乎天地而兩儀即天地也

劉牧曰金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為象荆陽易又謂明言天一
生水地二生火云：恐是漢人洪範五行之說易但曰天一地二即
洪範亦但曰一曰水二曰火未定以一生六成為水也愚有辯
玩先生所引黃勉齋却楚望之言可見水之以一生六成非造
化之神矣

荆陽以參伍錯綜就圖書上說通其變極其數以八卦配天一
地二之數俱足破先儒之誤但似尚未確然如乾用生數坤用
成數坎離用生成本數為陰陽定位可也于中則天三地八重
用震巽艮兌用生成合數為陰陽稊居亦通然何數之多少亂
也豈多少不從下而上耶且于中五六重用至合八卦計之而
三八五六之四數乃獨三用恐于則圖之理亦不倫以于則又
未切也故輯其圖于編而附辯如此愚圖似差自然尔

雪園易義河圖參伍錯綜圖妙極發千古之秘謂參伍錯綜成
文定象皆承大衍之數而言是也

大衍亦非當言天地之數

而所引吳草廬

之言又在揲著上說却非矣其謂各以八个三五明之舉圖書
之三五而大衍該之矣亦似未盡未免又以錯綜三五與揲著
牽說當以錯綜參伍作則之畫卦而非大衍乃不騎墻

荆陽每言三主行四主生其義以為三為圓故行地數四為方
故生圓能行方之于生侶未確四方豈缺一面遂不生耶若以
四時論又不可謂之方矣

尤先後天合一圖夾稊五行家言
非蓋未見朱楓林先生注也

孫介庵易以象惟坤澤不相離他之相遇者暫耳此說大謬即
主地而論之地火：地曰有時不升降于地乎地水：地與澤
何異地山：地亦然地風：地四時無風之日蓋亦鮮惟地雷

雷地為暫然震原為木其象雷者一端也則木不附于地乎且如此說則四象不該八卦兩儀不該四象各為一物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天地也四象金木水火也不言土在四行中且該于地也八卦者所以著明兩儀四象之名物之德性也乾天坤地震巽木離火兌金坎水艮土之健順動入麗悅險止是也有天地而後有五行有五行然後著八卦之物之德故謂之生非實自此而孳生乎彼也伏聖畫之以奇偶以象陰陽以象剛柔而非判然二之也陰陽剛柔皆雜見焉非以健動險止為陽剛明順入麗悅為陰柔也天

地之間惟此八物八德流行充滿故象之止于此而使人體之以仁義而用此八德所以畫止于此以盡變也重之得六十四則其目耳因奇偶所以象陰陽剛柔遂曾言之以一為兩儀因而重之一奇一偶以為四象又重一奇一偶以為八卦則亦表其意焉爾亦非實、自此而生彼也故觀者宜神明其意也孫文介公注易乃謂每卦自中爻而生三返初則若以生為實相孳生而不契作畫卦圖者之意矣伏聖觀察天地身物知萬變之理如此豈規、以乾兌同二象乾兌離震同一儀而以畫限之哉

陸北沙論揲蓍曰五則奇矣四可為奇乎八則偶矣九可為偶乎以此定陰陽老少不免扭捏不通竊以九六者剛柔入用之定數也揲三變各去初掛之一則六也不去則九也存九六之數餘存一四則為老陽二四則為少陰三四則為少陽四三為老陰以此取四象之數蓋得其一二三四則遂可得其七六八九之數矣造化所以示人者莫大于此愚按揲三變則有五回者有九八三者有五八四者有九四八者其數不一何以謂各去初掛之一則六不去則九也以五四三為例去三數存六數則餘四數以一四為去陽則與謂五四三少為老陽其理

一也何必立異乎天四為奇者一揲之餘也一則奇矣九為偶者九之中原有掛一之策除一則二揲之數二則偶矣

爻之中取象不一變体互体所不待言有以錯体倒体伏體取者如履五夬履是以上卦錯為下卦則天澤為澤天故五繫以夬之名至夬五則取倒巽陰草為莧伏艮山為陸變震足為行本陽得中也傳言未光益見正体艮乃光明伏故未光也兌上未光亦取伏艮宋儒不信互体固知其失愚亦有近儒取倒体之疑至莧陸未免取比陰虛象然後知取象不測前之所疑偏滯有愧于宋儒尔

荆陽易義曰凡陽在下必上為長凡陰在上必下為消此語極妙陰不能自上乃陽吸之而上草木之脂潤皆暖氣自根透到枝葉故為長分枝發葉開花結子皆脂潤所為則皆陰也乃逐日之暖氣从根而長至上以催之也脂潤既盡散于外遂蒂脫而落所為在上必下為消也蓋陰只被陽引上不能自為上下其下也新生之陽氣又與之接故陰為消也若易則只有自下而上之象无無自上而下之象暖氣雖由于日不可謂自上而下也

陸象山以河圖屬象雜名書屬數愚疑分屬亦未確其謂先天

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指有據之以說易者陋矣此直譏朱子也愚謂先天圖謂非文王係詞之本旨猶或可若伏羲畫卦之旨似不可謂無據也惜朱子所據以說易者又多邵子之圖如

六卦三十
六卦等

凡卦詞繫元亨者多是二五以陰陽相應而陽居五者乃具四德惟臨陽居二而有四德則陽方長也餘陰居而係元亨則皆陽之必升于上也屯三三飲三三隨三三蠱三三元三三升三三革三三蒙引于屯二引孔氏其餘人皆當法此之說言人相應而救難亦可取象非惟男女此正先儒三百八十四文人

可用之理也愚謂文周孔三聖于上經諸卦皆有發凡例以示人觀象之意此文則示人以觀陰陽正應之例故言婚媾三爻即發敵應例五爻即發吉凶並占例文王于蒙發初筮例比發原筮例孔子皆因卦爻所有各舉一例以示人也

殆編

讀周易臆

乾卦

大哉乾元以大哉贊元非以元為大也乾元乃範圍天地以主宰而生物者故贊以大也凡卦有繫以元亨利貞者聖人即以大亨以正言之蓋謂此卦之元乃得乾之分體具乾之生機故無所不通也大之為言直全承大哉乾元四字以明諸卦之元統于乾耳朱子偶滯此意故以諸卦元亨改言大亨且又以大訓元此所以來大哉乾大之譏也若以大為元之正訓則以正其亦利貞之正訓矣利訓以大可乎以正者仁道雖大^然以長惡

莽奸非正矣生机雖大至以畜蠱劇驚亦正乎故仁宜斷以義
斯乃乾元之大也

天道只有一个元長也是他遂也是他寔也是他故統天二字
只于元下言而亨利貞無與焉

蒙引解六位時乘不主四德說其訛朱子小注為記者之誤甚
有功于易蓋四德為乾道乃文：俱有豈有初至二但有元亨
之德四至上但有利貞之德乎只借爻位自下而上循環相次
如四德之不已則可原無截然分四德屬六爻答問之際或不
能無誤

元亨利貞文言雖分四德要之元亨可分利貞不大段折開得
故彖傳只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一各正性命了便有
太和之氣相保合似有先後却不隔截也即利物足以和義二
句似是分開然幹正在利物處用而利物必有自立之體亦不
相判也

乾六爻皆君道坤六爻皆臣道近日講易者之論實始于馮厚
齋其說曰乾坤君臣之分聖賢之德也然乾不專言聖人者立教
使夫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能故自二五大人外止言君子使天
下人皆可勉而至也竊嘗即其說而求之文言于九二亦曰君

子矣于上九曰聖人矣安見言聖人專在二五言君子即俯勉
愚夫婦邪此俗儒所為膠滯而不可解李中溪論九四曰躍淵
即龍也在四不言龍蓋疑于五也如是則四仍作臣說與他卦
同可解乾為君之感矣

蒙引利貞者共宗同事者也說乃利貞極妙

雲行雨施蒙引謂與乾道變化同是喚起下文之詞甚確又謂
惟植物故必雲行雨施然後流其形愚謂但言雲雨亦與但言
品物同意動物不若植物之受氣于天者可見日暄風動之滋
長不若雲雨灌溉之可見也啟新先生則謂雲雨大明終始皆

坎離二德中天地以交其理尤微蓋孔子從爻詞終日之象引
伸發之也乾行無為其造化皆在六子而得中者惟坎離故特
取象卦爻無陰而二四上之位則陰亦象之自然者也始即貞
元即冬春也非日之運行于天何有終始乎初二三四五上之
位皆取四時之次而成故曰時成時字正與大明之日相應

知至之知終之近儒以為至者至于上卦終者終于下
卦其理甚得然先儒已發其端已王輔嗣云處一体之極是至
也居一卦之盡是終也至疏則言九三處一体之極方至上卦
之下是至居一体之盡而全其終竟是知終也則詳明矣乃朱

子深取其說而世未之察也本義云知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似只承上文也而語錄有曰至是到處從後行者便是進德之事未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帖幾字至字又貼進字終則只要守業所以下个居字終者只透裏終居字貼存字終字又貼居字則其手上卦下卦之義亦甚明矣即程傳云知之在先守之在後其于上下卦亦并何讀者之未領會也

疏有言九五止于一爻觀見事隱但云上治乾元揔包六爻觀見事濶故曰天下治也愚謂上之所治即治天下也何所見而分開隱也乾元用九自包六爻若當潛時亦未有治天下之功恐治天下仍主當九五爻時說尔賞此說者適足誤人

李隆山云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而偕極是為不知變徐進齋曰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獨上不言德者過中非德亢則有悔故不言德愚謂如二家說則亢不足為龍矣聖人明云乃見天則上九亦用九中之一天則也而豈不知變无龍德乎朱子曰則是天德何多此北疑分別也

丁羽白如性錄載管登之曰分明指此无為生天生地之太極

也若春生之仁乃受統于資生之元而生萬物者愚按此說大
謬太極生天地故有乾元生萬物如謂乾元生天地則乾元又
自何來且謂春生受于資生之元則坤元又何自而能生惟乾
元為主而坤乃順承之始有資生之元若乾元為生天生地之
太極而春生止受統于坤元則乾天反在空虛無用之處矣天
地間統一元氣充周而元之不息則惟于乾之行見之安見先
有元而後生天生地乎此佛氏空中大覺中之唾餘耳謂乾元
即太極雖似而亦溷惟謂乾元非有形之天則可觀經言統天
則乾非天可見

陸君起曰至于利貞時節摧殘剝落俱無復始亨之性情愚按
以始亨言性情直倍聖訓矣何為解經不知方元亨時只乾元
之流通于天下至利貞乃能堅定為萬物故言性情此與四德
分屬四時不同何有利貞摧剝之說而情者實也性之實故非
利貞不可見

顧涇陽嘗辯乾元生天生地之非其論甚妙管登之以元乃天
地人物之太極愚向未見涇陽說已知其失今易義取之恐未
是豈未詳閱小心齋日札耶

荆陽雪園

像象說九三君子終日居下而要下之終應上而要上之終此

即通乎晝夜而知也

蒙引謂用九當指六爻皆九而言而疑本義百九十二陽爻之說愚謂六陽皆變四字正指六爻皆九而言朱子未嘗不主此說其通例之說尚在此節之外發論爾虛齋先生偶滯也然朱子通例之說留在正解發之則無此疑

像象九言用六亦言用明剛之變柔陰之必從陽也聖人之微意今乃迸露昔王介甫欲屬九于上九固妄朱子通例之說亦指其一節耳而像抄謂六爻皆變遺却見字見恐非剛而能柔即見有首亦是偏陽之理六爻皆變此正君子動則觀變玩占

何謂遺却見字豈爻自能變耶故知先生解依朱子贅此偶失也其又一條言九上有一層易有太極也夫太極則陰陽根極亦與剛而能柔一理

蒙引乾一字所該尚廣愚謂乾雖健便兼有順入諸德故必專以天道明乾

資始亨利已有但未實爾蒙引以性命太和是非有二恐未然性命自屬物太和自屬天道但各正保合則在一體上見尔像象言性命即承資始流形說來而各正保合相因無間尤見啟新先生格物之精

亢龍之說至啟新先生而始盡其說人疑元不可為龍正是看
放伐桐宮東征不恒有尔正何必如此武侯之于伊聖遠矣昭
烈臨死曰如不可輔君自取之不亦亢乎已而能使後主不疑
黃皎皓不諂何也惟鞠躬盡瘁而使宮中府中相為一体所謂無

民無
輔也

像鈔謂乾知大始故能先天而天弗違太極圖主靜立極西銘
繼志述事存順歿寧皆後天奉時之能事尔愚謂能主靜而繼
順則先天之學即在此若別求所以知大始則入異端

以朱子解貞為智為蛇足謂四端出于孟子而孔子不言乃以
天地間正當道理解貞愚謂不可以私意增減誠于貞固合矣
不識能不先明其理而遂自然恰合否耶夫子言智及仁守則
政貞固之解也君子不亮烏乎執貞固顧非智耶以疏通為智
止智之用尔非其体也正而固智之体也故曰智者不惑

坤卦

蒙引載或合疑坤四德方可配乾今乃指坤亨言德合無疆何也虛

希謂于亨亦可于元于利貞亦可如聖德該仁義禮智或只稱其仁或只稱其義也竊意坤之配乾亦只于亨處見之天施一氣地即發一形不先不後故曰德合無疆至利貞處則曰見是氣机所催但託体于地而已更不必言德合也蓋乾之統天只以元而坤之承天以者只以亨如是而已此乾坤之次朱子所謂陰陽止一氣也

蒙引謂坤文言貞利亨元之解甚無理豈有貞利亨元倒行逆

施之序無此化工也其言甚辯然造化之理有冬而生夏而殺者錯綜之運亦不必一定則逆論之亦不害也其論前彖傳柔順利貞利字帶言此段牝馬地類以下全是言彖詞牝馬之貞殊未見有利字意利字意至下文先迷失道乃終有慶方見得明以此段照看則文言中後得主利而有常正是說利今却曰不是說坤德之利是就人事言該得彖詞君子有攸往先迷至安貞吉處此句說先迷以下自是定解然如此正是利了何又謂不是坤德之利二卦文言原雜指天道地道聖人君子以明四德豈如後世文字整：分叙即即不欲四德逆行可也而謂此句不說利字則恐失矣况坤道其順一節又明主元字義說則此言亦似有心立異

本義正謂本体義謂裁制蓋本坤之德以發明人之德也坤能受乾之施而無所屈非直乎而人之生也直是也故曰本体坤能達乾之施而各有當非方乎而人之發皆中節是也故曰裁制原無分動靜意蒙引本体存于內裁制見于外甚得解向又有本体泥于靜裁制未盡義字之說似滯又引太極圖說解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具焉其既發也必主于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而謂朱子以敬專屬未發終為可疑愚則謂曰

義已具曰敬行焉恐未發敬不枯于靜既發敬自見于動矣似
無可疑

屯卦

屯六四求婚媾朱子與胡雲峰謂初求四近時諸儒謂四乃近
君之臣當求初之賢以輔君以婚媾為男必下女而六四之陰
不可。先求初九之陽之說為迂玩文詞初言利居貞四言求
婚媾則既居貞如何肯來求四恐當從近儒為是蓋婚媾只取
陰陽相親之象非實是夫婦之婚媾也雲峰以往吉為往初尤
非上而下無謂之往者謂求初以往從五似是

屯彖傳雷雨之動滿盈亦如乾彖傳以天道人事並言也宜建
侯而不寧不寧二字是釋勿用有攸往以韻故倒在下此例甚

多似不必以不寧連達侯作解
易中凡陰陽相應多取婚媾象而多以陰求陽為本蓋意在尊
易非婚媾實事也先儒于屯九五之于六二六四之于初九辭
之甚力謂女無求男之理然求而往當是四求初而同往五近
儒已得解矣愚謂賁六四之于初九亦陰求陽本義曰往求之
心如飛翰之疾此其匪寇婚媾正與屯二同則賁四亦取陰陽
應為婚媾象也以賁印屯則屯四之求初不可為女先男其理
益明矣朱子何于賁无疑而于屯煩說耶

蒙卦

蒙九二本義曰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蒙引謂
有其德指包蒙子克家當其事專指納婦若不為有納婦一句
則只言占者有其德則如是而吉便已完了今獨添其事數字
特為納婦吉不可以德言尔此是定說愚則謂有其德原不必
泥上文剛而不過以陽受陰居下位而能任上事說有德只是
陽剛為主統治群陰之謂而當其事則納婦吉子克家也無二
句一屬德一屬事之理只包蒙為德可也納婦吉、字即下克
字同言宜納婦也不可如包蒙吉、字自為句

周易全書不知撰人如謂蒙當作柔訟當名沚徒取天雲山水
芽字隱約穿鑿于易毫無所補宜焚之

需卦

六四需于血朱梁山謂血字即坎字然于血字意亦未暢愚意
下三爻皆需時者上三爻則需其人以濟時者故五言酒食上
言客是也此血字即肉食之謂與五同取象言具饌以待人而
又出其所陷之地以迎之也

需上六象傳曰不當位朱梁山云三乃人位應上六故曰人來
初與二皆地位上六所應者乃人位非地位今初與二皆來故
不當位先生之說自佳愚則謂不當位三字承不速之客說正
指三陽並進初二非上之正應故言不當位言初二不與上之

位相當：正當也象容有不僅取本文言者

訟卦

訟卦先儒皆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相應訟竊意不然乃五為聽訟之主而餘爻皆起愬于五者其所訟之人原無實指豈可以相應為相訟也耶

疏言訟卦君子作事謀始不取天與水違行之象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不取風行天上之象愚謂惟觀天與水之象而知始由于一氣故能返而謀之于始惟觀風行天上之象知其尚未及物故當美其自身之文德而不急于事業也正是取象若直取卦名則無所用于卦畫而不當名象傳矣

訟九二下訟上蓋謂在下而往訟于上非謂二訟九五也程傳
自下而訟其上其字非是吾邑丁申白謂自下而就訟于上舊
引元咥非是甚得解即本義勢不敵夫正謂威嚴之下難與對
訟者理曲直是非正象所謂窒也敵豈謂敵九五哉

師卦

輿尸之說必從程傳愚謂即朱子亦言使小人參之：即衆主
之謂矣且下云雖貞而不免于凶而若如所云撓敗尚得謂之
貞乎輿尸即以本經玩之可見象傳大无功如載屍而歸豈止
无功六五爻詞弟子輿尸貞凶如輿是載使之者豈是正蓋尸
與屍其字原別後世小學不講故有此失

比卦

比之无首此首字只指上六一爻言與乾見群龍无首不同
比卦以內相比取義王輔嗣說六三曰四自外比二為五應近
不相得遠則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頗見此
義但以匪人作非親解稍隔當以徐進齊應上為比匪人為得
是蓋六三既不得近比于二四只得遠取應而忘其無首之凶
故為匪人比初與九五非正應比于二以應之故言它
上無首凡陽乃可以首庶物今陰也故言無首言不能達下比
于五

小畜

六四必于九五上合志乃得使下之乾陽升上而為雨是獲上
乃得治民之說也

竊疑小畜先儒謂以陰畜陽夫以一陰微安能畜陽况在下尚
有浸長之机会以孤陰居上下眾陽之中而反畜陽似不可解
且比豫陰多者反不言畜陽何也夫風在天上風雖大仍旋轉
于天之中故曰小畜謂小者畜在大之中也當音勗似作觸音
者非近朱楓林之解正然其卦惟四以一陰應初故五與之孚
以得引用初陽而致全陽之氣升于上然後降澤于下所謂剛

中而志行若不孚四則澤下之志不得行矣此與屯五藉四以
用初同而畜即畜臣妾吉之畜乃藉此以招諸賢是郭隗黃金
臺之事也丁字白有說頗能發朱楓林未盡之旨而補先儒之
闕

惟五以剛中孚四故四之陰得以升然後上之陽與下三陽同
類相聚而蒸化此陰氣為雨然雨挾風則易止所謂不終日朝
也故有既雨既處之象德三陽之德也陰不能自升必陽載之
乃升凡水氣之升皆日陽吸之也故曰尚德載是尚往之陽載
之升而為雨也

初九復自道與夬九三獨行同義小畜初獨與陰應而能自守
其陽剛故曰復

履卦

履卦上九象傳云元吉在上露出在上二字與比之初六出初六二字同比初不應五而比于二以應五故特露出初六二字履上九獨應六三者也故特露出上字是凡象傳露出爻者皆非無義

乾在乾上為龍在兌上為虎同一太陽象也四為乾下爻故言尾四近地位故為履

履詞當作兩解履指三履二言二為地位乃足所踐者所謂上下之辨也履虎尾指三履四乃乾體未一畫為虎尾之象此履虎尾則取行向前去說朱子所謂躡其後也今人以履當踐地併謂虎尾是二則于爻詞三四係虎尾不合即謂四應初為履亦與履是踐之說不切夫相應不必相踐也

泰否二卦

泰否本義不言卦名卦詞竊意天地交二句以卦體釋卦名義
內陽外陰以下以卦體卦德釋卦詞也

傳本義說否泰自順只包字不在陽爻看出象來愚謂泰二包
荒包之者本文之陽而荒穢則陰爻也否二包承包之者五陽
爻而二承順之也三包羞包之者四陽爻因爻與之近見君子
而馭然故羞也二三四互艮手為承三四五互巽伏入乃羞意
也以始包魚
包瓜皆合

否二包承包訓包容則是以尊待卑之詞承言承順則是以卑
待尊之詞如何在小人身上兼用二字此恐先儒之失且兩字
兩義與包荒包羞恐不合

丁字白論大人否亨不亂群也曰二爻五爻兩大人俱指五甚
得而又曰二在三陰之中不為所亂如此又似二亦可稱大人
矣象明言是大人不亂群蓋五乃大人來包二而能承之是大
人之當否時而能亨者由其包二而不因二能承之遂亂于二
之群也若二既能承則自不與二陰群亦非不亂也

同人卦

同人類族辯物朱子曰族為人物為物無所疑但類與辯二字
宜互語說

宗以同族姓取義六二同人于宗先儒皆以宗指五則是異卦
且又正應侶無吝之理近儒以同三為宗蓋二三四互巽為
風連本卦為離為火為風火家人故有宗象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雖是無比昵之私亦是隨遇擇友之意如
三人行必有師焉是也 同人說曰

天坎六是坤之用六永貞也愚
按當以圖明之李荆陽雪園

先天乾一順至巽三而巽在後天
用九後天坤二逆

先乾後離

先巽後震

先坎後兌

先坤後艮

先乾後離

先兌後震

先離後震

先震後巽

先天乾一順至巽三而巽在後天
則為九數故曰用九後天坤二逆
至坎而坎在兌天為六數故曰用六
愚因是推之乾一順以兌二至巽
三凡三位亦徑一圖三參天之象
也坤二逆從兌七乾六至坎一凡
四位亦徑一圖四兩地之象也又
先天乾與後天膏同一位亦見奇
象後天坤與先天坎隔二位亦見
偶象蓋象與數隨所推之而理無
不合其妙如此也

大有卦

大有大象傳朱子曰過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玩其用亦字則為治人固如此反之以此理修身亦須過絕私惡發揚真善庶于天賦之美命而為性者克順承之也此別是一意補疑以為大象是上天之命本義誤作性命之命似未理會亦字上文明有治之字可見

謙卦

蒙引論謙九三非取剛得正為謙甚辯蓋剛得正之爻他卦皆有無緣可牽作謙義謂只從卦上來乃從坤下起義所謂地中之山正此爻也故明夷之不可疾貞皆有抑而自下之意可見此爻以剛正在坤下言謙也

謙彖傳無卦體卦德釋卦名義釋卦詞之說疑天道下濟二句亦是以卦象釋卦名義艮乃乾之上畫而光明是以天光言故謂之天道凡卦有良多言光明可見

豫卦

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以上帝為主而祖考配之乃是和氣充周字內之象後人泥却祀宗祀之文却于祖考生分別非也所以必奉祖考以配者樂原以尊先世之德見天子一人不敢以取德上格帝天而藉陟降上帝左右之靈以通之也 啟新錢氏說最得故舜樂名韶以言紹堯明其崇堯德也 至于周公作樂而名武其為崇武德自明時說以闡心德功德說似誤認

隨卦

比卦如鄰之比伍以各爻近相比為義隨卦如少之隨長以下
爻從上為義故隨六二上爻陰則曰係小子初九指六三上爻陽
則曰係丈夫二不與五正應則曰失丈夫三不與上敵應上六
則曰失小子皆以陽大為丈夫陰小為小子若以初隨二而二
近係初則是比非隨矣 三所以有隨有得利居貞之詞者四
雖非應而以陰從陽不失所從也若變則為陽與所隨之陽相
抗故利居貞夫子象傳志舍下也正恐人誤以初陽為三之丈
夫故言已舍其下矣因隨只主從上為義也朱子旁注又以上

隨下說似未安

隨上六居隨之極上無可隨故取應三比

五為象拘以二三四互艮手取象維以三四五互巽繩取象近
儒之解甚得此乃上自欲簡束以同三而隨五也如亂世雄傑
之士聚眾而必結交賢臣以通于真主也 隨卦各爻以陰

隨陽為義則比卦自當以近比為義且他卦多有取近比者况
卦顯以比名者乎此說斷以朱楓林為正

隨彖傳剛來而下柔正如屯初陽居陰下是以賢下人得民而
可君之義謂剛下柔則柔隨之也

本義誤會彖傳剛來下柔之語而謂剛隨柔剛而隨柔不可訓

也 九四隨有獲世儒皆以隨五而有獲說夫以臣隨君何以貞凶隨有獲與三文隨有求得一句相應是有獲即指三之隨已而使之得所欲也因昵于近私故曰其義凶也此卦決當以陰隨陽為義丁羽白以下隨上說亦得其一端而闡其所未盡

五孚于嘉孚字即四有孚：乃二五相孚也兩文皆中實故皆孚四有孚則三隨之而所應之初與二亦隨初以孚來衆陰之隨五以與四孚則四之所孚皆會于五故曰孚于嘉象傳云位正中是專指五之尊位惟恐人以正中二字混看作與

二相應故加一位明五之居其位故四之同德而不中不正者必與之孚也四之在道取應下震以明取互下艮皆其會下卦以孚五處全一所說未暢

隨九五孚于嘉謂陰陽相配曰嘉宜指二五是也四曰有孚五曰孚于嘉二字字正相縮結亦是也而因孚字遂疑五陽四陰

九四陰爻 嘉即指五與四配則滯矣五與二陰陽相配四與初

亦四陰初陽相配五四相孚而初二皆隨五矣三之比四者亦隨矣故吉惟上在外亦自拘維以係之矣荆陽雪園

蠱卦

蠱六爻為陽則乾體復全故曰考无咎有子指外卦艮而言也
艮為少男則暮年得子而能振前人之業者故爻詞云然今謂
互震為子恐非以無間二而取三四五互爻之理也
盖凡卦初與上皆不以互体取象以居兩卦之全也互惟二三
四五取之故隨二即言係小子以二三四互艮也而以本卦震
為丈夫三言係丈夫以三變陽互乾老陽也

臨卦

咸者非人故臨初九變坎為師有眾象曰咸九二變震互坤亦
有眾象故亦曰咸

補疑于八月有凶取李隆山觀卦之說然從臨數至觀却是九

个月不是八个月若以臨作十二月觀作八月則是夏正无文王在殷朝

而用夏正之理此與詩小民以夏時紀農時節令不同也當从

自臨初至上六爻變陽為六个月初二兩爻又變陰為八个月

則正遯與臨相變易之象為安

觀卦

陽在上則以遠近分吉凶臨之陽在下當以與陽應為吉三比而不受其臨故无攸利上非應而能同四五以從陽故敦建安立氏乃謂臨與觀反利遠而不利近是聖人于陽或欲遠之或欲近之恐非觀卦

觀我生觀民也愚疑下觀字當作去聲即中正以觀天下也言能省觀己之所行則可以示天下而為所仰所為無咎也

再觀語錄于六三爻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蒙引以為其義精則觀我自己當指四陰觀大觀之主說本義夫子以義言之因舊注未通尔又朱子曰觀

自我自觀觀其亦是自觀却从傍人說此語又與彼觀此異愚意前說安即六三亦是不觀九五而旁人觀其所行已因之以審進退所謂慮以下人也

盥洗手也灌地以降神也賓客之宴亦灌即祭酒也雪園以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謂裸與裸盥同誤矣此謂大宗伯代天子祭酒以事神礼敬賓也

噬嗑卦

剛柔分動而明動而明震離之德也王弼注剛柔分動不溷乃明是併作一句矣文義亦不通近有取之者何解也

先儒有以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三句分未噬方噬既噬之說愚甚不取姜鳳阿取其意而為說曰剛柔分二句言未噬之前以噬而致亨雷電合而章言既噬之後以噬而致亨此以上解噬嗑亨柔得中以下解利用獄蓋以分合二字遂執為解噬嗑也

又曰噬則頤分嗑則頤合然竊疑分為頤分是矣將上頤下頤各屬剛柔乎合為頤合矣雷電何偏像合乎且動則噬而即噬矣又分屬未噬恐未切也

賁卦

賁彖傳分剛上而文柔不取卦變可也生：編謂分上畫之剛以文二柔則大傳當言分上剛而文柔不當言分剛上矣恐此等文法不可混倒則卦變不可畧也

剝卦

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順而止之下一之字即見重在止之意與他卦以而字並舉卦德者異 蓋言陰順矣貴于能止然後能尚存大觀在上之象若陰再往而不止則皆順而成純陰矣觀卦二陽在上今猶有一陽則觀之象也觀當作卦名看

陸北沙有言剝自下起據卦形言之其實造化陰陽消息之機陽為陰剝皆上而下自外而內也觀草木榮悴可見使陰之剝陽果自下而上如卦形則九月十月間生物之意已盡在于艸木之顛杪矣其能復生乎故自下而起者可以為陽長之

象不可以為陰長之象也愚按草木之陰陽全自下而上今北沙乃誤以艸木當九十月間葉已槁瘁為陽不復生之驗不知陰剝豈自九十月始見乎當昆夏之時發榮盡在外而陰已入根莖中故夏時草木根多虛陽盡于上于外也至十月陰乃升至顛杪而葉脫則陽復于下而根寔矣

剝復原以萬物之陰陽消長言未有可陰自上

而下陽自下而上之異也

至論天之陰陽則天惟一氣為陽故上就天之陽其所挾水土之分不能至天陽之所則自降下更無陰氣與陽氣對而為消長也內經論六氣亦就物之生長分之非天有此六氣也正

如卦分六爻耳

其說又以風木君火濕土為陰相火燥金寒水為陽可見陰陽
揔是一氣以其終此物生長之功可名為陰以其固來春發生
之端又可名陽朱子所以有只是一氣之說也此沙誤認草木
顛杪生意盡為陰自上下之時曾不思姤卦在夏至而坤^初已係
履霜矣豈直至秋降霜時乃知陰始凝耶此亦滯于觀化者矣
剝二象傳曰未有與即指三已獨應上言不與二陰同剝陽也
剝觀象也謂如屯卦動乎險中是象建侯不寧所以處屯蒙卦
險而止是象以亨行時中所以處蒙此則坤為順艮為止只增

一而字其義便了即象即義未有如此直截者故獨曰觀象也
愚意此說似失諸卦只增一而字者多矣此當以順而止之字
為義可也即象即義以屯蒙論準之豈順止即所以處剝乎又
動險、止皆卦德也而以為象終未了然

夬言剛決柔決字乃別為義剝言柔變剛只從陽陰互變易處
取義李隆山乃以浸潤^侵蝕解作小人之情狀此朱子所訛戩文
嚼字者

復卦

朱楓林旁注補考亭之闕抉先聖之微無可復議獨其于復卦
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二解似可疑其謂一陰出而二師三讓
四豫五比入而自上剝五比四豫三讓二師為出入之象猶可
至謂朋來謂如明夷之三來為臨之三如此則泰當為歸妹四
未為三大壯為需五來為四夬為大有上來為五倍于來字太
泥而取象不勝煩非聖人易簡之道矣聖人所謂觀象直就六
畫觀變可也不必併取十許卦之煩也出倍只是一陽升于二
三四五上入只是自上返于初六無退于五于四三二之理朋
來只以先儒臨泰壯夬為說似平當

復見天地之心王輔嗣曰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子亦就坤上
說朱子所論是也惟伊川以動處說蓋動乃可見陽原言見則
當以動為正解也然非至靜之後則動之心亦无可見此朱子
以有陽之時盡散在物不可見之說也默會此數說則周子主
靜之學而邵子一靜一動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可悟矣
復說陽爻子至巳陰爻午至亥七者少陽之數等純用玄家妄
論又未濟水以烹真火以伏真水亦然見群龍無首即所謂
一念不生全体現也皆禪語羣入衰說惑人既者不免高夫子

門人如此他何望焉 讀李荆陽雪園易義

无妄

天下之物有以風而摧折者有以日而焦枯者有以雨而浥腐者惟雷雖轟烈而物莫不樂其發動之氣故曰雷行物與謂物皆受其震如賜予之也先儒以物與无妄讀自是失處張子謂雷行天動也天動無妄則物亦無妄亦未是天動與雷行相懸不可作一類說天與以誠之理不待雷而始有也象只以雷一

發則無物不為所震動此則一毫假飾不得者故曰以為無妄

大畜

彖能止健用一能字亦重在止上來梁山謂禁民之強暴則却恐又失之健乃卦德不應如是看

頤卦

六五居貞吉傳曰頤以從上也居貞良德也下二三四互坤為
頤五但安守其位任二三之拂經而求養于上則上之所養即
五之養矣故吉

大過

九三棟撓九四棟隆何玄子訂詁以六爻通為一木看設譬亦
醒但既是一木則三撓四安有獨隆之理所引一說三應乎上

救其末則弱者終于弱四應乎初為救其本而弱者可振是分
六爻為六棟說此與象傳不可以有輔也不撓乎下也相合宜
主之

西谿李氏論棟撓棟隆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曰
撓上卦上弱而下實則可載故曰隆愚按彖傳言本末弱則
指初上二爻今以兩卦分看三以本爻為棟而四以上爻為棟
一陽一陰于取象不合一矣當再商之 大過三四兩爻皆作
中爻看故俱象棟三在四下雖有九二之陽而非同任重于上
者故撓而曰不可以有輔言居高而二不能取其力也四在三

上則三同在高處可以助其任重之勢故陰而曰不撓乎下蓋最高之棟其楹皆在次高之棟下不用近字之柱為力也有它它字正指初有它言或藉其弱力也初乃字上之棟垂低者大過三棟撓傳言不可以有輔四棟隆傳言不撓乎下則不可輔自當指上六如胡雙湖李西溪分上_下体看則四爻下字指上六不得也愚以四為棟隆之象玩之則四是屋脊上之棟三與五是次棟有南北直梁承之而架于上與二者古制前堂後室則五棟前上六即為當階之簷三棟後九二與初六皆是室而有墻垣則是三所前架者上六虛懸之簷故言不可輔四在五

坎卦

上五後架于二更有後垣故下不撓而有它吝有它謂四與二非應而亦藉以為輔也其曰吝則謂所藉者多亦是靳縮也

坎之上下凶水惡遠室也離之上下无咎火必有所藉也坎四近五而同為无咎以其通上坎之流于下也離三近二而凶以其過下離之火也三來之坎是說下卦坎上卦又坎險且枕是說前一爻六四是險後一爻九二是陽與之不同德故倚而不安入于坎窞則在本文說本爻陰中斷亦見坎中之小坎如

初爻也若曰險且枕承來之坎、入于坎窞承險且枕則原是一意只消一句足矣蒙引亦欠分曉

雲峯謂坎三枕下險而四又下枕三愚謂六四乃三所謂險而三所謂枕乃二之在其下者耳若四枕三而詞係于三何以取象乎離四突為近五已失本義正旨又謂三四亦突近四亦同坎

離卦

離彖傳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玩此數句相承說蓋柔麗乎中正即有致亨之道而守其中正即是畜牝牛所謂柔順亦只在中而無失耳蒙引謂畜牝牛吉只取柔順意不必拘于上句利貞意相連又謂觀彖傳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吉也是另起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愚謂是以字正是承上文法非另提頭也若作另提頭則畜牝牛卦詞夫子以何釋之不成空、只添是以兩字便了也是知柔順仍是包在柔麗中正之內何如連帶說之省事且于傳意直捷乎

離初九上下卦分玩之則是一陰錯于二陽之間是錯然也初
變艮為止則行不進故為履錯然敬之即明而能止之義
離王公離罹同猶遭也言王公所離也離字以叶韻故置句上
涕沱若戚嗟若言王公所離能操此心則吉也



